

英雄張兆林

李 南 力 著

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英雄張兆林

李南力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

總 97 中 22 32 開 76 頁 76,000 字

英 雄 張 兆 林

李 南 力 著

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
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22,101—25,115

定價四千五百元

內 容 簡 介

這本通訊報告集，包括『英雄張兆林』、『度江前後』、『隨英模代表團去來』等七篇，真實而生動地描寫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中，我人民解放軍英雄戰士的成長發展和他們創造的英雄業績。

目 錄

英雄張兆林·····	一
董金德的路·····	四
砲兵英雄劉克懷·····	五
渡江前後·····	六
實現決心·····	一〇
七溪嶺上·····	二二
隨英模代表團去來·····	二六

英雄張兆林

一 我見了英雄張兆林

一九四七年，八月十二號的晚上，我們越過了蔣匪用以作內戰大動脈的隴海鐵路，執行毛主席把戰爭引向蔣管區的戰略任務。

過了隴海路，我們宿營於睢縣的安樓。當天下午，我就到二十旅去熟悉與了解五十九團正在開展着的『張兆林運動』中的英雄張兆林。

在沒有和張兆林見面以前，我想像不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聽說他行軍中經常揹三枝槍，過黃河打鄆城的急行軍中，他曾一個人挑了全班的米袋……等等。我還有些不相信，我以爲一個人的體力怎麼能同時負擔這麼多這麼重的東西呢？

然而當我在渡過沙河以後，到他營裏，一見他那粗手粗脚的高大個子和初步了解了他的出身歷史、以及他的思想意識和工作情形時，我底懷疑迅速消失了。我和他站

在一起，還及不到他的肩膀，他的手儘够有我一隻半手長，如果兩隻手環起來，足以抱住五個人。聽說他有一個最大的苦惱事，鞋子壞得太快了，大概做鞋子的人，沒想到有一個戰士會用他穿的鞋子除開擔負自己的重量外，還得擔負別人的一部分重量，因而沒有做雙特別結實的鞋子，張兆林同志就只好經常赤着腳走路了。這在開始，恐怕也是相當困難的，我相信生長在冀南平原上的張兆林，過去並沒有養成赤腳走路的習慣，可見他是經過艱苦的忍耐，鍛鍊出來的了。他的面孔，很像下過地的鋼鐵，顏色介乎黑色和褐色，却放着金屬的光彩，異常堅實。於是我想，他恐怕除了能揹三枝槍，挑全班的米袋外，再重大的負擔，也是能勝任的。果然猜想得不錯，他班裏的戰士蘇兆平、閻秀江等告訴我，往往在黑夜行軍中，班裏同志又睏又乏的時候，他除開互助別人揹槍揹背包，兩隻手還推着兩個同志緊緊跟上隊伍，被推的同志，真像被他托起在走一樣。

我找見他的時候，他正在給門板報寫稿子，蹲在地上，用一枝鉛筆頭吃勁地在一張廢紙片上畫着。指導員把我介紹過以後就走了。我們兩個面對面沉默了好一會。他不會講話，特別是講他自己。我問他爲什麼在同樣艱苦的行軍中，還能够那樣地拚命

互助別人。我是想他從政治上、思想上來回答這一問題的。他却非常樸實地說：『你瞧我個子多大！』一句話，我們兩個都笑了起來。我覺得和這樣的同志說話，真真再爽快不過了。

他的記憶力真好，從小時候受惡霸地主的氣，一直談到被漢奸土匪郭清送給日本鬼子去當苦工，在山海關逃脫後進肥料公司挖大糞，以至後來在龍煙鐵礦上挖礦，很多生產過程中的術語，他也記得清清楚楚一點不錯。

這次我主要是了解他的身世，爲了怕耽誤他休息，晚上還得行軍，我約了他下次再談。同時，附帶還要花一點時間去訪問他班裏的李昌來同志。因爲李昌來就是汝南本地人，前天路過他家門口，曾回了一次家，他舅父又來看了一次。他是魯西南戰鬥中解放過來的，我想知道他來到解放軍以後的感覺。張兆林一聽我問起他，立刻說：『這個同志很好。』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『頂能吃苦。』如果一個傑出的英雄班長能够這樣誇獎班裏的戰士，這個戰士當然是不錯的了。事實也的確是這樣。就在前幾天的一次夜行軍中，班裏另外一個戰士因爲打瞌睡——這是長途夜行軍中常有的事，不小心把槍碰着樹枝掉在他脚上了，槍上的刺刀把他底脚背戳了一個很大的窟窿，他

却一點沒有叫苦，衛生員替他包紮好傷口以後，問他要不要坐担架，他堅決不坐，張兆林替他抗了槍，他一拐一拐地緊跟着隊伍，照常行軍。

頭幾天行軍離他家不遠，因為隊伍不停，只寫了封信回去，他舅父趕來看他，甥舅二人談了談別後的情況，他是這年五月才被蔣匪軍抽壯丁強抓去的，還是一個十足的鄉下人，連槍也不會放，就被解放了。他舅父見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，心裏很高興，就對他說：

『昌來，好好安心幹吧！想想五月間你是怎樣被繩捆索綁抓走的，回家還是要被保甲長抓去，家裏無田無地，也種不成莊稼。八路軍是好隊伍，俺也早聽說過，你娘一個人，有你舅舅我在，也餓不着，用心去打蔣介石吧！』李昌來一五一十的應承着，當天就爽爽快快地跟隊伍出發走了。

前天，隊伍準備打汝南，却真正走在他家門口了，於是營裏特准他回去看看老娘。李昌來歡歡喜喜回了家，他老娘又以類似他舅父說的話，教導了他一頓，並親自送他回營來，囑咐了又囑咐，要他好好幹。

我和張兆林找見他的時候，他已經準備躺下睡覺了。我問他回家一趟有些什麼感

想，他祇是憨笑。最後，我問他在解放軍裏面一個月有什麼感想，他羞澀地說：

『俺們這隊伍是老百姓的隊伍，替老百姓出力的，又講官兵平等，說話自由，有民主。』他偷偷看了張兆林一眼，『俺這班長待俺可好咧！』

有些名詞，在他口裏還說得不很自然、熟練，但顯然，那意思他是全部領會了的，所以並沒有用錯。

張兆林在旁邊聽着，微笑着。我暗暗驚異一個才解放不到一個月的新戰士，在張兆林的帶領下、教育下，有這樣快的進步，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

我就這樣和張兆林開始認識，而且逐漸地熟識了。

二 一頁鬥爭史

張兆林同志是河北廣平縣人，家裏很窮，他從小是給人家看菓園謀生活。一九四二年廣平鬧災荒，像他們那種人家，本來一年就缺半年糧，災荒一來，真個只有等死的份兒了。張兆林却不顧白白等死，他就糾合了村裏的窮人，組織起來去向大地主張同和借糧。窮爺兒們在他的領導下，湧向張同和家裏去了，張同和在羣衆的壓力下，

答應了他們的要求。

然而善於運用『殺不了窮人，富不了富人』這種剝削哲學的老奸巨滑的張同和，却不是剛剛走上門爭戰綫的張兆林他們能够對付得了的，當他們興沖沖地回家去以後，張同和已經叫村裏的惡霸，村公所文書張玉書去向漢奸匪徒郭清告了密，說他們是八路軍了。

匪徒郭清是日寇卵翼下的忠實走狗，他一得到張玉書的密告，就立刻派了兵來抓人。匪徒們在張同和、張玉書的指點下，張兆林等來不及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就統統被抓走了。

郭清一把他們抓去，就施行了慣用的各種毒刑，逼他們招認受誰指使，要他們承認是八路軍。想以這樣的『罪名』，治他們的死罪，或者變成匪徒們的走狗。但張兆林和他底伙伴們，沒有一個屈服。

匪徒郭清雖然對他們沒有辦法，爲了討好他的日本主子，却把他們一火車裝到關外去，給日寇當苦力。

車到山海關，車站上人很多很亂，張兆林就趁着上下車、換車時的混亂，逃跑

了。

逃是逃掉了，可是人地生疏，衣食無着，一時又不能回家，他就到一家肥料公司去當了一名挑糞夫。憑着他身強力壯，又肯賣力，半年以後，居然積蓄了一點路費，於是他起程回家了。

到了邯鄲，他去丈人家打聽情況，知道家鄉仍然是郭清、張玉書等的統治勢力，回去也呆不住。他父親又賣了二畝地，偷偷給他送了錢來，叫他還是出門，別回家送死。這時候，適值大同煤礦，和龍煙鐵礦在四處招收工人，他就決定去龍煙鐵礦做工，去了以後，被分配在山洞中採掘礦石。

由於通風的裝置不好，洞裏電燈又不明，生活很難做，可是監工的日本鬼子中三和市內，却對待他們十分橫暴，開口便罵，動手就打，工人們實在忍無可忍了；張兆林把他很熟識的任桂青，任玉喜，楞趙二等組織起來，計劃着在中三和市內巡察他們這一段工作時，大家一齊下手，打死這兩個壞傢伙，出口氣。

第二天，幾個人商量了一下，下決心就這麼幹，他們把家也搬了，上午就早早領了炸藥，等中三和市內剛一走進洞裏他們幹活的場子，大家七手八腳把兩個傢伙弄

倒，用石頭砸了幾下，看看不能動了，趕緊點燃引綫放砲，一面大夥兒一齊往外跑，於是中三和市內就在山崩石塌下，葬送了狗命。

這麼一來，龍煙鐵礦上是再也呆不住了，張兆林他們一齊上了張家口去挖煤。

日寇投降後，八路軍解放了張家口，他們才得資遣回家。不料一過懷來，國民黨匪軍却把他扣住，說他是八路軍的探子，要槍斃他，又要他當兵。好好歹歹，他花了兩萬元才走了路。

回到家裏，廣平已經被八路軍解放了，村裏成立了農會，正在進行對漢奸惡霸的清算鬥爭。他就積極參加了農會，後來又當了民兵。當鬥爭惡霸張玉書時，他提起了被告密、被捕、遭受拷打、充軍等等苦難，復仇的火燄不僅在他內心裏燃燒，全場的人都激憤起來。村裏第一個大惡霸，翻身的絆脚石張玉書，就被打倒了。不久，他當選了農會主席，又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擴軍時，他在村裏積極動員、說服，又第一個報名參軍，他說：『我仇也報了，身也翻了，沒有報仇，沒有翻身的窮弟兄還很多，我要去幫助他們翻身報仇……。』在他的影響下，全村有四十多個青壯年湧進了參軍的浪潮，經過

嚴格的檢驗，他村裏一共十七個青年光榮地被接受到野戰軍裏，當了人民戰士。

三 三次記特功

張兆林到了部隊上，工作更加積極，不久就被升爲副班長。和他同時參軍的，有一個侄兒張慶珍，叔侄二人編在一個營裏，見面的機會是很多的。

他們見了面，不是談的家鄉情形，也不是私人生活，每次都是在工作上互相鼓勵。張兆林當了副班長，張慶珍也當了副班長，有一天他們又見面了，張兆林說：

『我當副班長了，你呢？』

『我也成副班長啦！』張慶珍歡快的回答。

不久，張兆林當選了支部委員，他又找見了張慶珍。

『慶珍，你們支部改選，選了些誰？』

張慶珍數了幾個人，張兆林沒聽見有他的名字，就問：

『那末你呢？』

『對！』張慶珍忽然想起似地，大聲說，『還有我啦！』

叔侄二人一起笑了起來。

過些日子，張慶珍升了班長了。有一天，他急急忙忙來找張兆林。

『兆林叔，你猜我現在又幹了啥？』

『你當班長了是不是？』張兆林微笑着說。『慶珍，這一下我們的責任更重了呵！要對得起黨的培養，上級的重視，和全班的同志，我們在工作上應該加倍努力，多想辦法才是呢！』

叔侄二人這天商談了一下午，交換着怎樣學會當班長的意見。

準備進軍豫北的大練兵、大整訓開始了。團裏開辦了黨員訓練班。張兆林被調去學習了一期。他不僅自己用功學習，還積極、耐心幫助別的不願學習和學習上有困難的同志。

有一個同志年齡較大，聽講以後就忘記了，張兆林就採取了不斷和他問答的方式去啓發他，幫助他，結果那個同志在學習上大有進步，黨訓班裏把這叫作『張兆林教育方式』，推廣到全班去運用，收效很大。主持黨訓班的邢幹事後來告訴我，住過那一期黨訓班的同志，後來在戰鬥中，沒有一個不是積極分子。

在練兵中，他連刺三千多槍，爲全連之冠，姿勢也是最正確的。投彈達五十五米遠。

他對同志的了解，不限於本班；排裏的戰士，他沒有一個不熟悉的。一發現有問題，立刻找他談，或者反映給排長。

他又深知只有發展黨，我們的力量才會更強大，革命的勝利才更有保證。他在四個月內發展了八個黨員。由於他平時對這些新黨員很了解，又不斷幫助他們，凡是他所發展的黨員，也都在各種工作中成了骨幹分子。

團黨委會慎重研究了他的一切，決定給他記一特功。這是他第一次記特功。以後他還有三次獲得這種光榮，在英雄模範中，就我所接觸的，記『特功』多至四次者，還僅僅張兆林一人。

部隊從豫北出發，開始了大反攻向冀魯豫進軍。他經常三枝槍不離肩。七月一日，強渡黃河成功，河防蔣匪軍五十五師向鄆城迅速逃跑，一縱隊奉命追殲逃敵，過了河還得急行軍八十里，走了一夜，天明時大家又餓又累。張兆林就向老鄉借了一根扁担，把全班的米袋挑起來，肩上還有一大包炸藥，加上他自己的東西，將近一百斤

了，他一氣挑到了宿營地。

又在行軍中不斷給門板報寫稿子，表揚那怕只有一點點好處的同志，有時候一天寫四五篇，一個月內寫了五六十篇，從沒有間斷過；凡是對部隊有利的工作，他總是積極去作，置自己的疲勞於不顧。

政治處有一個幹事和我談起，他曾經在和戰士一起行軍時，把一位戰士的槍要過來揸上。在他的意思，以為人家不會讓他揸的很久，一定是很快就來要回去的。誰知道那是一個相當調皮的戰士，一把槍交給了他，自己却躲開了，黑夜裏再也找不見人，又不好叫喊，只得咬緊牙關一直揸到宿營地，那個戰士才笑嘻嘻地找到他把槍要回去，他可累得有些腰酸肩膀疼了。提起張兆林的互助精神和刻苦耐勞，他總是由衷地讚歎道：

『不簡單，可不簡單咧，誰祇要作得到張兆林一半的工作，選英雄時，我也投他一票。』

在這次行軍中，張兆林班沒有一個病號，沒有掉隊和逃亡，於是團委第二次給他記了特功。